

聖嘆批史記

溫州府圖書館藏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八目

西漢文

司馬遷

太史公自序

酷吏傳序

報任安書

李陵

答蘇武書

枚乘

上諫吳王書

主父偃

諫伐匈奴書

楊惲

報孫會宗書

賈捐之

罷擊珠厓對

路溫舒

上尙德緩刑書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此篇於史記爲序。於太史公。便是自己列傳也。故其大旨。只須前兩行已盡。後與靈遂兩番往復。畢却又忽然敘事者。正是其列傳體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推尊孔子。却從周公起者。孔子空言。周公實事。空言本即實事也。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妙妙。只得一句話。矢口吐出。便是一篇文字已畢。下乃與壺大夫反覆耳。

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又必本之董生。猶孔子之必連左氏爲辭。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一句斷盡春秋一書之大。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極數春秋一書之大。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陪說易。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陪說禮。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陪說書。

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陪說詩。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陪說樂。

於政。陪說書。

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陪說詩。

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陪說樂。

於政。陪說書。

樂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正說到春秋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

再將衆經與春秋結束一通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已下獨說春秋

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隱括春秋全部文字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

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

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極歎春秋

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

極歎春秋

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

添四字句法更健

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

妙猶言實本為善而不知其義則陷於咎也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

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讀此方悟周公制禮乃春秋粉本妙哉妙

夫禮禁未然之

哉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

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再反覆○必須反覆不然後來終是

被人點檢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疊用唯唯否否不然妙唯唯姑應之也否否略折之也不然重特伸明之也

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

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此言春秋與衆經一體俱為至純厚至隆盛之書先非刺

譏之文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

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言不可不載且士賢能而不用

有國者之恥

此句實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此句主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

載一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

二墮先人所言

三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

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自言史記純厚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

太史公未遭禍前已作史記特未卒業

幽於縲紲

忽敘事

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身毀不用矣

至此只三四行敘得却最曲折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

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賸脚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何等筆力。酷吏傳序 司馬遷

短幅却作三段文字。第一段引孔老本論以信哉是言結。第二段痛亡秦密網以非虛言也結。第三段頌漢興尚寬以由是觀之結。筆態奇特之甚。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引孔本論。老氏稱：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引老本論。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總贊孔老本論，慨然有味其言。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昔天下秦天下

也。自此至非虛言也。乃是一氣轉落成句，並無正反曲折。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通，至於不振。驗網密之

禍如此。當是之時，秦時也。吏治若救火揚沸。秦吏治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

乎。下勝任字，已可恨。又下愉快字，寫盡秦吏治之慘酷。言道德者，溺其職矣。言當秦時，孔老之言，豈復信哉。故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雜引二聖人語，合作一句，妙。猶言若說無

訟便大笑之也。蓋當秦時，真有如此。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朴。此言道之以德，上德不德。網漏於吞

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妙。言甯漏大姦，此漢之寬，然終馴至於無姦。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也。妙。妙。言有盡而味無窮。孔老本論，胡可忽耶。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學其疏暢，再學其鬱勃。學其紆迴，再學其直注。學其闕略，再學其細瑣。學其徑遂，再學其重復。一。篇。文。字。凡。作。十。來。番。學。之。恐。未。能。盡。也。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看他自稱，必本其父，便是作史記之本。少卿足下。任安字。曩者辱賜書

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二句任安來書。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望

怨也。二句任安書中意。僕非敢如此也。一句辨過下更詳辨。僕雖罷竊。雖。一。曲。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

矣。亦嘗一曲。願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願自以為一曲。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是以

一曲。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之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諺曰一曲。何則。士為知己者用

女為說己者容。何則一曲。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

笑而自點耳。若僕一曲。看他先作如許多曲。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無須臾

之間，得竭志意。說前所以不答之故。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安為長太子事，更旬日後便當就

刑。季冬言刑日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

魄私恨無窮。說今所以答之故。請略陳固陋。今答。闕然久不報。前不答。幸勿為過。已上先作如許多曲。妙看他一片心事更無處明。而欲明向將死之友。此等處。可以想見古人交情。

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先特標五者。言有此始得列於士林。以反己之無復有此。是為大辱極憤。發筆最是有勢。

故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急承此四語。與上五者正相反。刑餘

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獨續切恨官刑。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

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續切恨官刑。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

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續切恨官刑。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

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維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上之。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次之。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外之。下之不

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下之。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

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網維盡思慮。此一段。是自答未被

宮刑前。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

耶。此一段。仍是切恨官刑。因切恨故。言之續續。非反覆辭。推賢進士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加此一筆。切恨之至。且事本末未易明也。重發筆起。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

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

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自明初意如許。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落。夫僕與李

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酒接慫。慫之餘歡。先明與陵無舊好。然僕觀其為

人。自是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不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次明於陵有獨賞。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已奇矣。一振。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謀藥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一落。此先略叙。

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詳故意寫出公卿王侯醜狀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詳故意寫出已上詳叙李陵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

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

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擢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詳僕懷欲

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詳未能盡明明

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詳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詳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又落李

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詳已上詳叙自己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又落李

陵既生降頹其家聲而僕又偁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雙寫

陵與己一樣不能與俗人說結盡上許多詳叙之文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此非自謙乃再發筆起明所以不自引決有故假令僕伏法受

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蠅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假令引決則人不通云云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

毛用之所趣異也結過不肯引決下重叙被辱說終不引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

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層次而下說已被辱為極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

可不勉勵也曲一筆言此是太師之言乃非今日之謂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本是常理及在檻穽之中

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無奈至此故士有割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

鮮也本是常理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

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無奈至此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結上

言引決亦無及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

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

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

一體安在其不辱也歷引被辱古人自證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

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

為此也何貴引決已上言不必引決其文止此下再發筆起說不引決乃更有所欲為夫人情莫不貪生惡

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勸勉。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次謝遺書。舉。自從初降
 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韋韞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
 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
 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
 哉。次寫自初降至今日景况之慘。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
 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
 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次寫無數冤毒在心。功大罪小。不蒙明察。
 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
 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次明不自引決之故。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怛耳。次寫忽忽之狀。非人所得解勸。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
 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自此以下。重叙戰敗降胡之事。段段精神。昔先帝授陵步
 卒五千。出征絕域。少卒。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失援。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
 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寫得何等精神。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

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特作此飛舞
之筆。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
 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寫得何等精神。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段段特作此飛舞之筆。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
 人無寸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
 得。便欲引還。寫得何等精神。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敘敗皆是飛舞之筆。昔高皇帝以三
 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
 哉。引高帝。正是自寫精神之極。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隨手曲折。子卿視陵豈
 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最精神之筆。甯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最精神之筆。然陵不死。有
 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寫得何等精神。昔
 范蠡不狗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君之差。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
 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寫得何等精神。足下又云。漢
 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隨手曲折。昔蕭樊囚繫。蕭何樊噲。韓彭趙監。韓信彭越趙主。龜

錯受戮。周魏見辜。周勃魏其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

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遇。舉誰不為之痛心哉。筆筆作飛

舞之勢。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

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上泛舉諸臣。此又忽入李廣。筆筆作飛舞之勢。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

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漠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

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隨手曲折。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隨手

曲折。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隨手曲折。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又另添二語。子

尚如此。陵復何望哉。此又忽入子卿自己。筆筆作飛舞之勢。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

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願而不悔者也。何等精神。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八字何等精神。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

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何等精神。筆筆飛舞而起。願足下勿復望陵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何

上諫吳王書 枚乘

此文並不提起吳王何事。只是心急替亂。連瑣自說。亦不見其頭。亦不見其尾。亦不見其轉

遞過接。却自是渾然元氣之筆。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得全。全得也。失全。全失也。此段。憑空起筆。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

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此

段。突然引古。看他湯武句。不配舜禹句。却自成渾然一片。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

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此段。入己

切諫。看他斜插父子天性句。意言君臣理同。却不甚明白。然誦之又自成渾然。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

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此段以繫絕為喻。中忽插馬驚二句。却不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彘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照順。

等精神。幸謝故人。勉事聖君。故人。謂在朝諸臣。如任立政。霍光。上官桀等。足下子卿無恙。勿以為念。武

在匈奴。娶胡婦。生子。名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望後書也。李陵頓首。

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救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彘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大惑也。此段忽又欲作排調。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此段忽然入喻。忽接正意。

欲湯之涼。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此段忽又入喻。忽又接正意。句脚又帶一喻。却非復上喻。祇是字面同。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此段又喻己之早知。非由基之比。泰山之雷穿石。單汲之統斷。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此段又喻辨之不早。積成大禍。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段又喻言早知。乃是據理直斷。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擡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此段又喻誠能早辨。防之甚易。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段再雙喻。修省與放恣。至後存亡各異。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句結。

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此段又喻己之早知。非由基之比。泰山之雷穿石。單汲之統斷。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此段又喻辨之不早。積成大禍。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段又喻言早知。乃是據理直斷。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擡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此段又喻誠能早辨。防之甚易。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段再雙喻。修省與放恣。至後存亡各異。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句結。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段又喻言早知。乃是據理直斷。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擡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此段又喻誠能早辨。防之甚易。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段再雙喻。修省與放恣。至後存亡各異。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句結。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段又喻言早知。乃是據理直斷。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擡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此段又喻誠能早辨。防之甚易。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段再雙喻。修省與放恣。至後存亡各異。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句結。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段又喻言早知。乃是據理直斷。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擡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此段又喻誠能早辨。防之甚易。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段再雙喻。修省與放恣。至後存亡各異。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句結。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段又喻言早知。乃是據理直斷。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擡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此段又喻誠能早辨。防之甚易。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段再雙喻。修省與放恣。至後存亡各異。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句結。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段又喻言早知。乃是據理直斷。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擡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此段又喻誠能早辨。防之甚易。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段再雙喻。修省與放恣。至後存亡各異。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句結。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段又喻言早知。乃是據理直斷。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擡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此段又喻誠能早辨。防之甚易。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素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段再雙喻。修省與放恣。至後存亡各異。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一句結。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不作曲折。一往疎暢。中間又細細指畫如畫。此豈東京以來所有。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大筆對插。凌空而起。誦之。蓋自使人慨然。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一承。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又一承。看他下筆。如此起。如此落。何亢爽也。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諫武帝好戰。却連引忘戰句。古人筆力雄大。不為拘拘。如此。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言只是不忘而已。非輕用之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妙。平平三句。一句妙似一句。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只提出一悔字。漢武末年。遂早為此一字提破。看他筆筆空行。轉又轉得快。煞又煞得快。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更不切論。只引秦事。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論絕。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論絕。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論絕。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論絕。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大筆對插。凌空而起。誦之。蓋自使人慨然。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一承。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又一承。看他下筆。如此起。如此落。何亢爽也。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諫武帝好戰。却連引忘戰句。古人筆力雄大。不為拘拘。如此。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言只是不忘而已。非輕用之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妙。平平三句。一句妙似一句。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只提出一悔字。漢武末年。遂早為此一字提破。看他筆筆空行。轉又轉得快。煞又煞得快。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更不切論。只引秦事。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論絕。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論絕。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論絕。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論絕。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諫武帝好戰。却連引忘戰句。古人筆力雄大。不為拘拘。如此。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言只是不忘而已。非輕用之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妙。平平三句。一句妙似一句。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只提出一悔字。漢武末年。遂早為此一字提破。看他筆筆空行。轉又轉得快。煞又煞得快。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更不切論。只引秦事。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論絕。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論絕。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論絕。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論絕。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諫武帝好戰。却連引忘戰句。古人筆力雄大。不為拘拘。如此。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言只是不忘而已。非輕用之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妙。平平三句。一句妙似一句。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只提出一悔字。漢武末年。遂早為此一字提破。看他筆筆空行。轉又轉得快。煞又煞得快。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更不切論。只引秦事。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論絕。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論絕。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論絕。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論絕。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諫武帝好戰。却連引忘戰句。古人筆力雄大。不為拘拘。如此。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言只是不忘而已。非輕用之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妙。平平三句。一句妙似一句。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只提出一悔字。漢武末年。遂早為此一字提破。看他筆筆空行。轉又轉得快。煞又煞得快。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更不切論。只引秦事。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論絕。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論絕。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論絕。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論絕。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諫武帝好戰。却連引忘戰句。古人筆力雄大。不為拘拘。如此。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言只是不忘而已。非輕用之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妙。平平三句。一句妙似一句。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只提出一悔字。漢武末年。遂早為此一字提破。看他筆筆空行。轉又轉得快。煞又煞得快。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更不切論。只引秦事。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論絕。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論絕。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論絕。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論絕。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諫武帝好戰。却連引忘戰句。古人筆力雄大。不為拘拘。如此。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言只是不忘而已。非輕用之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妙。平平三句。一句妙似一句。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只提出一悔字。漢武末年。遂早為此一字提破。看他筆筆空行。轉又轉得快。煞又煞得快。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更不切論。只引秦事。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論絕。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論絕。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論絕。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論絕。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

五穀。寫出好笑。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寫出好笑。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帶敘帶論。最好筆勢。又使天下輩芻輓粟起於東陲。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寫出好笑。男子疾疇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寫出好笑。豈惟好笑。真是可恨可痛。蓋天下始叛秦也。只用一句煞住。最好筆勢。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再引漢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三喻各自入妙。不圖一句中入三喻。妙妙。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秦皇不悔。高帝悔之。煞住上文。下再總論。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此段總論伐匈奴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敵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此段總論匈奴之不足伐。參差拉雜。却最條暢。真好筆勢。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結一篇已畢。下別出餘論。且夫兵久則變生。此句料外。事苦則慮易。此句料中。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

有離心。承慮易句。將吏相疑而外市。承變生句。故尉陀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又獨承變生句。極言以動之。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焉。

報孫會宗書。楊惲。憤口放言。不必又道。道其蕭森。歷落。真爲太史公妙綉。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乃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此段先謝。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此段次恨。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好。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好。俱作輕輕之筆。故敢畧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此段入答報意。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此句下。本接懷祿貪勢云云。成文。看他用筆奇怪。却忽然插入三句自責。意言會宗若欲相賈。則宜於此時。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此三語。是橫筆插入。要知下文。乃接與聞政事句成文。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關。妻子滿獄。此段自叙畢。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

有離心。承慮易句。將吏相疑而外市。承變生句。故尉陀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又獨承變生句。極言以動之。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焉。

報孫會宗書。楊惲。憤口放言。不必又道。道其蕭森。歷落。真爲太史公妙綉。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乃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此段先謝。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此段次恨。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好。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好。俱作輕輕之筆。故敢畧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此段入答報意。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此句下。本接懷祿貪勢云云。成文。看他用筆奇怪。却忽然插入三句自責。意言會宗若欲相賈。則宜於此時。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此三語。是橫筆插入。要知下文。乃接與聞政事句成文。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關。妻子滿獄。此段自叙畢。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

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關。妻子滿獄。此段自叙畢。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

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巨墓乎。非幸語。政復恨語。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

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看他急頂聖主之恩句。却亦不甚感激。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

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竊自念至此為一句。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

也。不意為一句。此段致恨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喻不倫。然憤口時有此等語。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四字頓。歲時伏臘烹羊。無羔斗酒。自勞

二字起。○下更承此十二字放言之。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嗚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憤口放言。意色甚惡。然自是妙

文。憚幸有餘祿。再起五字頓。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二十三字

起。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憤口放言。意色甚惡。猶

言知我者。猶毀我。亦要難稱譽也。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

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董是

憤口放言。○自夫人情至此一段。皆放言胸臆也。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

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贊孫奮士。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

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騰孫新遷。純是憤口放言。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一

發憤絕。○此末一段。切譏會宗。

罷擊珠厓對 賈捐之

其落筆甚寬。而局最緊。其措語甚恭。而氣最勁。漢人之文。所以非他可及。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先謝。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

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

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

得其宜。先引三大聖。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

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次引二仁王。

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南征差。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

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與兵遠攻差。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述聖漢。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

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述孝文。○後宮四句。於上下無屬。漢人文多有此。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特其強富。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看他下一通字。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看他下一則字。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弔古戰場文本於此。看他下是皆字之故字。筆有切玉如泥之狀。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忽然寫關東可憂。筆有切玉如泥之狀。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

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今天下。今陛下。筆筆有切玉如泥之狀。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故縮筆寫蠻荆。再伸筆寫南方萬里。便大明快。略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蠱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不足。何足。筆筆切玉如泥之狀。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故縮筆寫一隅。再伸筆寫勞師遠攻。便大明快。求之往古。則不合。收前幅。施之當今。又不便。收後幅。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總收。勢完力足。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前幅用反覆感動之筆。極說廢典之際。以故應天意。後幅用層層快便之筆。極說獄吏之毒。宜加意民命。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

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主意要宣帝緩刑緩刑即尚德也看他却不直說却反覆寫

廢與之際以深動之。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承寫桓文。天

下歸仁焉。尚德如此。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存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

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承寫文帝尚德如此。夫繼變化之

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總上必須尚德方合天意然筆勢却只是極寫廢與之際以深動之

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

以自亡。寫昌邑不尚德。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

披肝膽決大計絀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寫一廢一興天命可畏。臣聞春

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再提筆寫廢與之際。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

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至此始入正寫已上只寫尚德已下方寫緩刑。臣聞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先總出其一下細列十失。秦之時羞文學。一失。好武勇。二失。賤仁義之

士。三失。貴治獄之吏。四失。正言者謂之誹謗。五失。遇過者謂之妖言。六失。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

七失。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八失。譽諛之聲日滿於耳。九失。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十失。此乃秦之所

以亡天下也。結過秦。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畧縱。然

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急情。夫獄者。緊接。天下之大命也。一層。一層一層不作反覆。只要深切痛快。死

者不可復生。劉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二層。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

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三層。深者平者二語最痛快。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

之道在人之死。痛快。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數歲以萬計此仁聖

之所以傷也。四層。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五層。接上最緊峭最痛快。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箠

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深切之至。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深

切。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深切。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痛快絕。何則成

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六層。深切之至。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始為一切不顧國患此

世之大賊也。七層。故俗語曰。晝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八

層。痛快絕。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九層。此所謂一尚存者

也。結上十層筆最緊峭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

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垢。以上連臣聞成句。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

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以上連陛下成一句。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以上連則太平云云成句。用三長句。結。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九目

東漢文

班彪

王命論

班固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朱浮

與彭寵書

後漢文

諸葛亮

前出師表

晉文

羊祜

平吳疏

王濬

自理表

庾亮

讓中書監表

杜預

遺令

王羲之

蘭亭詩序

潘岳

閒居賦序

嵇康

琴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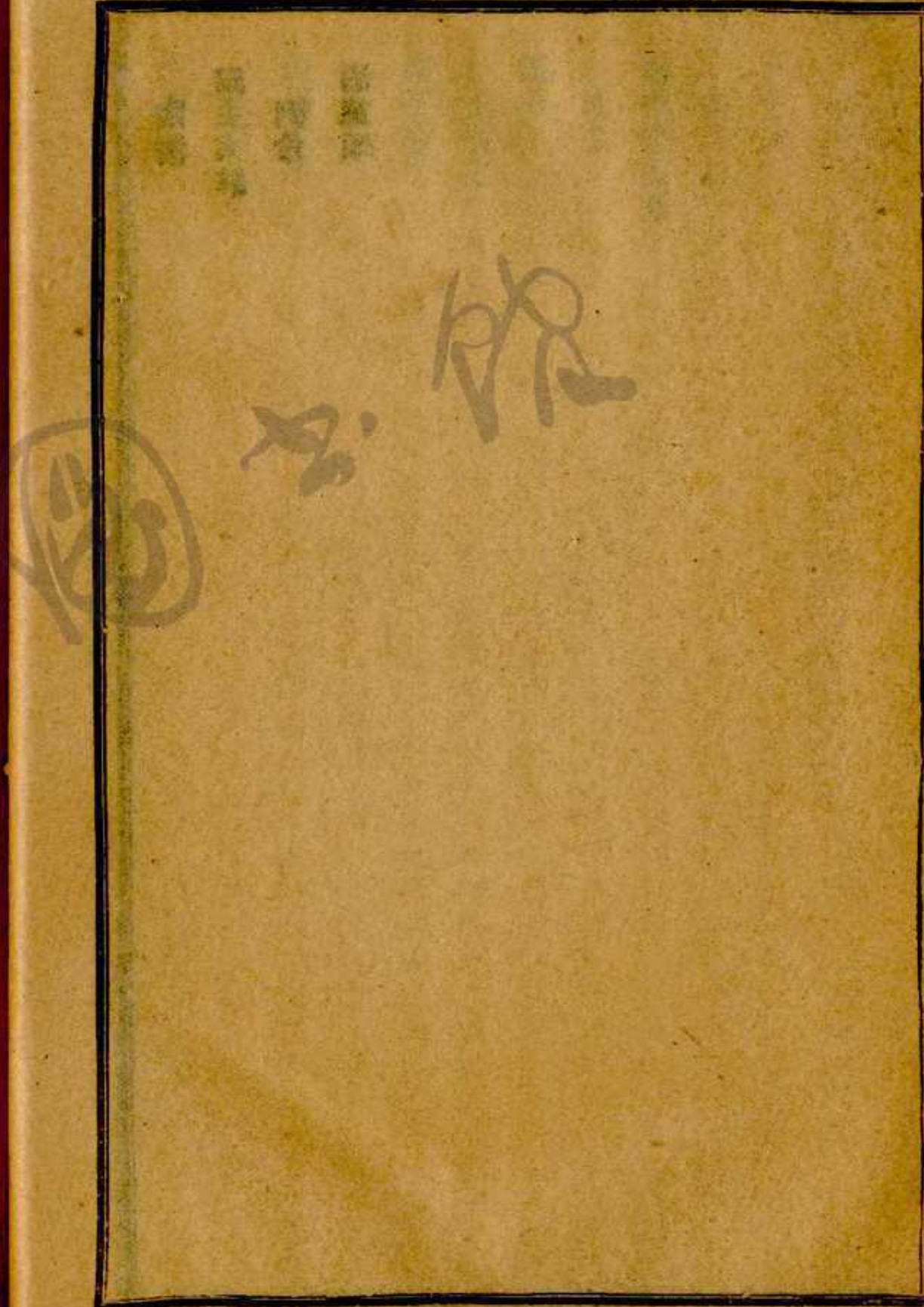
陶潛

歸去來辭

劉伶

酒德頌

通流



王命論 班彪

大起大落大轉大折最軒昂之文。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先歷稽古帝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頓挫。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先歷稽古帝王。皆有天命。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隨轉入漢。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總斷堯舜禹湯文武以至漢興。○下即單承漢。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

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撻而得之。世之亂民。每有此言。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緊斷。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再斷。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再斷轉下。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精切之論。所謂觀之於人事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精切之論。盛勢又極軒昂。

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

然卒潤饒伏鎖烹醢分裂引事證。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闢干天位者乎筆勢極軒舉。是故驚

蹇之乘不勝千里之塗燕雀之噓不啻六關之用案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乘帝王

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忽作數語收過上文總是軒舉之筆。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

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我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一婦人。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

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

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又一婦人。夫以匹婦之明猶能

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忽借二婦人作證筆

筆軒舉。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又收過上文。蓋在

高祖其興也有五忽極寫高祖筆筆軒舉。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

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

順流趨時如響赴富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

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

帝業也此段極寫高祖所謂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

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

親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

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此段再極寫高祖所謂故能為鬼神所禱享天下所歸往也。歷古今之得失驗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班固

為欲寫漢興之易因先寫前興之難一篇筆勢只是一伏一起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一考舜禹。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

後在位舜禹難。殷周之王二考殷周。乃蘇契稷修行仁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殷周

秦起襄公三考案章文繆獻起於襄章於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

天下秦難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一句總上三段作伏筆秦既稱帝此非論秦方原漢之所以

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一諸侯力爭二四夷交侵三以弱見奪總上三於是削去五

等墮城銷刃籍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一笑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

不虞轉錄悍甚謫戍疆於五伯削去五等所不虞閭閻偪於戎狄外攘胡粵所不虞響應瘖於謗議籍

語燒書所不虞墮城銷刃所不虞四語忽作精鍊之文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豪傑而速自

斃也結筆悍甚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是以承上一

段作起筆通篇只是一伏一起也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雙結皆作精鍊之文故據漢初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

迺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八字冷語

與彭寵書朱浮自來文字此為曉暢第一其所爭乃在落筆法與提筆法耳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

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順逆字對起下乃作此一接妙○朝廷厚恩嬌婦失計言盡於此伯通以名字典郡

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平提籠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平提自二者皆為國耳

一句平斷過妙即疑浮相諧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看他反覆最是元爽之筆朝廷之於

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推出朝廷匹夫媵母尚能致

命一殮曲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最是元爽之筆伯通與吏民語何

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舒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

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臯鳴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

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五何以字六之字二為字建領倒注而下最是元爽之筆伯通與耿俠游

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上與已平提此又與耿俠游平提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

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

朝廷則為遼東豕也最是元爽之筆今乃愚望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七數千里勝兵將

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只問二語妙妙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

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最是元爽之筆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

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鑿戒。豈不誤哉。最是亢爽之筆。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妙妙。真正奸雄之言。願留意。願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臨了尚作如此餘勁。後來

柳子厚引伸為李睦州書。便成滔滔大篇。今在此。只是二句耳。

前出師表 諸葛亮

此文自來讀者。皆歎其矢死伐魏。以為精忠。殊不知此便是了沒交涉也。看先生自云。臨表涕泣。夫伐魏即伐魏耳。何用涕泣為哉。正惟此日國事。實當危急存亡之際。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夢死之中。知子莫如父。惟不才之目。固已驗矣。豈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語。乃遂敢真蹈也。於是而身提重師。萬萬不可不去。心牽鈍物。又萬萬不能少寬。因而切切開導。勤勤叮嚀。一回如嚴父。一回如慈嫗。蓋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固自有甚難。甚難於嗣主者。而非為漢賊之不兩立也。後日杜工部有詩云。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正是此一副眼淚矣。哀哉哀哉。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落筆更不着半句閒言語。只用八字。喚哭先帝。早使讀者精神發起。今天

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筆能一伏。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宜。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不宜。宜不宜二語。發起一篇。○妄自菲薄。是子弟大病。引喻失義。又是子弟大病。此特說盡。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宮中府中。疏出師進表。全為此一段可知。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重之以先帝。句句不脫先帝。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切屬宮中。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重之以先帝。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看此處。入眾議二字。嫌疑不小。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切屬府中。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明明龜鑑之言。亦必重以先帝。哀哉。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此二臣。先生所進。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舉。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隆。可計日而待也。此二臣。先生所進。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舉。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自叙最悲苦。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自叙最悲苦。後直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

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自叙最悲苦。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自叙最悲苦。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

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自叙最悲苦。○此非以師保推三臣，蓋自既解任去而出師，則必使之

自代耳。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實攸

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說自出師必連三臣禱補者，此表所憂不在外賊而在內讎也。哀哉。陛下亦宜自

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要其納言亦必重之以先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

表涕泣，不知所云。

平吳疏 羊祜

既慷慨又條直，目無全吳，胸有寸心，其斯為羊叔子之妙筆乎。君稱先帝起，而吳復背信。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

使邊事更興。言發起於吳。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繇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

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盪靜宇宙，戢兵和

衆者也。神觀煥發，音辭激昂，讀之使人壯旺。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

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

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一段決言今日必當平吳，更不應與衆人遷

延計議。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已下論險阻。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

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此言有險阻尚不保，下言吳本無險阻可保。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寬

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借論昔日蜀之險阻如此，作比喻。及進兵

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蜀之

險阻何在。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可見強弱既異，非險阻可保

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今吳乃如

彼。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晉又如此。今不於此平吳。看其筆力。而更阻兵

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再言決不應與衆人遷延計議，結上

險阻語。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寫大晉之強。一。荆楚之衆進臨江陵。二。平南豫州直指夏口。

三。徐揚青兗並向秣陵。四。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加二句。更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寫吳之弱。只八字便極盡。巴漢奇兵出其空虛。又寫晉。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又

寫吳。此所謂夾寫法也。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窳息。提筆。

再寫吳地形。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

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再寫吳君臣。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

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寫來。如親手掌文。其俗急速不能持久。提筆。再寫吳習俗。弓弩戟楯不如中

國。再寫吳兵仗。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再寫吳長

江。總是更不欲與衆人遷延計議。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

踰時尅可必矣。如親手掌文也。

自理表 王濬

其妙乃在不作起筆。只將從前事情逐一逐一直述。早令專擅自由之謗不辨而明。已下又得放開筆。只願快說其胸臆也。若起處略涉筆先作周遮。便有無數干礙不得徑行處矣。○

此表段段皆作湍悍之筆。讀之如夜半驚聞錢塘潮至。最為非常之觀。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直述

一段妙。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仙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

別受渾節度之文。又直述一段。妙。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

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又直述一段。妙。前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

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又直述一段。妙。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

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又直述一段。妙。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

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

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

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圖。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又直述一段。妙。

如此直述數段。並不用連貫。而已連貫作一片。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一一理畢。方入自理。奇筆妙筆。

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寫得精神。臣

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

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是皆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
 意甯敢昧利而違聖詔理得激昂盡意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關
 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理得又激昂盡意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車單入
 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
 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理得又激昂盡意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
 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噀不可聽聞江北諸軍有不足復說之意今亦
 聊試說之而其醜態如此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獨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
 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
 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妙妙此又自言不得已故自理實本不欲理不應理不足理也筆勢矯悍如許臣不
 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
 聖世與唐虞比隆又重白從前赤心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
 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又重白從前
 恩眷而以頑疎舉措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署結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只是不願理其筆矯悍如許○只一句矯矯而止妙絕妙絕

讓中書監表 庾亮

並是信筆寫來而曲折淋漓盡情盡事良由吐於肝膈至誠固非敷華刻藻之所得而比並
 也○筆筆直却筆筆婉筆筆婉却筆筆直凡欲作疏記胡可無如此好手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一○一路看其段段割直又段段曲折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
 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二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
 士又申之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
 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三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四○此是一曲而偷榮昧
 進日爾一日謗譏既集上塵聖朝五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六○又一曲
 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
 天下以私矣七○已下則皆反覆極論此一私字也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
 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一曲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人皆有私
 則謂天下無公矣妙語妙筆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呢。筆筆曲。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看他忽開二比。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纔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二比最為真切。看他下結。益更真切。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疎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圍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此等筆筆結過。提筆重起。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乘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管。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此等筆筆却是晉文。最真切。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歎。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又曲。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最真切。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又曲。○段段句句真切。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真可謂淋漓盡致之文。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遺令 杜預

臨終訣語。讀之乃復一似經解。一似遊記。我更不能測其心光眼光。在於何處矣。從來祇歎其薄葬為達。豈足以知先生者哉。○東坡超然臺。某意其出於習鑿齒。不意習又出於此也。然總是出於蹇叔哭師。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第一義。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又是第一義。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又是第一義。看其畧涉筆。便是三義。而二俱是第一義。妙絕妙絕。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

有家。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是何心眼。是何筆墨。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隨寫隨注。我意既爾。古人定不復遠。妙妙。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隨寫隨注。山多美

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功。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隨寫隨注。君子尚其有情。結不忘本一段。小人無利可動。結次二段。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隨手結過。吾去春入朝。因郭氏

喪亡。細述感所由生。緣陪陵奮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細述未能免俗。而所得地

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八字好。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卜兆乃寫到此與會不知死後有知無知正復超然著勝。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但得地未營造故有至時二字至時者至我死之時也。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兼囑棺歛妙妙。

蘭亭詩序 王羲之

此文一意反覆生死之事甚疾現前好景可念更不許順口說有妙理妙悟真古今第一情種也。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敘事修禊事也。自注羣賢畢至少長咸集通篇眼光在此八字。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寫妙地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間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承妙地寫樂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寫妙天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承妙天寫樂○寫妙地以此地二字領寫妙天以是日二字領最明整。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始發胸前之感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一種人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一種人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不必

分別。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賢愚小大一樣得意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至此又一樣與盡○此只就一時一事論。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再騰上方轉下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生死亦大矣豈不痛哉。此所謂胸前之感方是一篇正文也。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亦只畏生死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無數古人既合一契吾獨何人又能超然。佛說也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道說也為妄作。妙撤去二種閒話。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言瞥眼吾已杳無踪影猶如今日之古人杳無踪影也此只將今日古人身後瞻即日吾身後非言後人視我也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此是通篇眼光與前八字正應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覽即前每覽之覽字文即前臨文之文字言後人獨不畏生死哉然則覽我斯文亦當同我斯感因此一結遂令直至今日我亦欲哭

閒居賦序 潘岳

並不多費筆墨而隨手皆起層折名士風流固無虛日矣。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孫月峰曰正欲說拙却乃從巧轉來願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

者。推過一章。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又推過一章。○只欲推過此一輩。却先推過上一輩。只是筆尖善爲層折。

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尙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歷叙官跡。自

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入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帶總帶結。俱是筆尖善爲層折。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

拙。則信而有徵。長輿一評。殆非泛引。正復深感斯言。方始發筆耳。然位置一何閒帖也。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看他措言有體。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尙何能遽膝下。色養而

屑屑從斗筭之役。看他措言有體。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繫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酪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於是下測然信筆。却又作此一挽。真是最善爲層折也。乃作閒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琴賦序 嵇康

賦。特是琴。序乃不止是琴。而又不特賦琴。此始爲深於琴理者也。細看其涉筆淺深。

悉具狂簡之態。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倦。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先作淺淺說。○此說音聲。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亦先作淺淺說。○此說文字。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看他轉筆。

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始作深深說。○此說文字。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始作深深說。○此說音聲。衆器之中。琴德最優。

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歸去來辭 陶潛

凡看古人長文。莫以其汪洋一篇便闕過。古人長文。皆積短文所成耳。卽如此辭。本不長。然皆是四句一段。試只逐段讀之。便知其逐段各自入妙。古人自來無長文能妙者。長文之妙。正妙於中間逐段逐段純作短文耳。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一解。歸計初決。看他胡字。奚字。一片自

怨自艾。固知古來高人亦無解心之事。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二解。歸心一轉。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三解。離彼。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僮僕懷迎。稚子候門。四解。到此。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五解。所需格如。
 有松有菊。有幼有室。有酒有樽。如此大足矣。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六解。受用寬然。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七解。莫往莫來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八解。隨時不違。歸去來兮。請息交以
 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九解。與世永絕。重提歸去來者。既已歸來。又不絕交遊。即不如不歸之意
 也。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十解。靜侶自携。或命巾車。或
 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十一解。縱心自在。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
 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十二解。指物呈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句。欲
 何之。句。十三解。委命受正。○若七字為句。乃不成句。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此二句。本與末二句成解。看他
 恣意插入四句。後來杜工部每每學之。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臬。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
 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十四十五解。既不為官。亦不為仙。得日過日。快然自足也。

酒德頌 劉伶

從來只說伯倫沉醉。又豈知其得意乃在醒時耶。看其天地一朝等。乃是未飲以前。靜聽不
 聞。乃是既醒以後。則信乎眾人皆醉。伯倫獨醒耳。
 有大人先生。先醒酒人。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扁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
 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次陳酒意。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方寫飲酒。
 ○已上自寫酒德已畢。下掀翻。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
 說禮法。是非蜂起。公等何足污先生筆端。寫之。亦以掀翻出下二段妙理也。先生於是方捧嬰承糟。啣杯漱
 醪。奮髯踞枕。麩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一段。先說付之不見不聞。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
 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
 浮萍。二裏侍側。焉如蝶蠶之與螟蛉。一段。又說雖便見之聞之。亦復奚有。妙絕妙絕。遂覺山鬼伎倆。有盡語。所
 遜不啻千里也。○須知此段有五尙字。一何况字。乃是最空靈之筆。不是一味大言。

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之十目

唐文

韓愈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答李翊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孟襄陽書

上張僕射書

與陳給事書

答李秀才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爭臣論

進學解

獲麟解

原毀

諱辨

祝

國

上宰相書

此文前後六段。逐段各自讀之。讀第一段了。再讀第二段。便見只是輕輕短筆也。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並不自著一句一字。忽引詩序起。大奇。其詩曰。菁菁者莪。在

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我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茂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引詩一章。并註大奇。

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又引詩之三章。并註。大奇。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

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

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又引詩之卒章。并註。大奇。○不出一句一字。突然引詩。已奇。又引者。纒纒然一序。三詩。文并註。豈不大奇。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引詩不已。又引孟子。大奇。

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大筆一總。○引如許舊文。只用一

總便盡住。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從引詩入正文。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

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從引孟子入。幸今天下無事。一暇。大小之官各守其職。二暇。錢穀甲兵之間

不至於廟堂。三暇。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妙妙已上第一段畢。今有人。斗接自己細細具

述為第二段。生二十八年矣。一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二。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雖

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三。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四。其所著皆約

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

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調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五。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

成。六。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遠遠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七。濱

於死而益固。八。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九。悼本志之變化

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

妙妙第二段畢。抑又聞。一抑又聞為第三段。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

中。斷章取義引。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

其所矣。妙妙讀之心悲。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

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甯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妙妙第三段畢。洪範曰凡厥庶民

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

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二抑又聞為第四段。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之謂也。第四段畢。抑又聞。三抑又聞為第五段。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受之者非苟慕

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曲折。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妙。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

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曲折。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妙。然則上之於求

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妙。而一其致焉耳。妙。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妙。下之道不

必難其上。妙。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妙。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妙。第五段畢。抑又

聞。四抑又聞為第六段。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提。因人之所欲為

而遂推之之謂也。再提。今天下不繇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曲折一。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

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曲折二。豈其無人乎哉。曲折三。亦見國家不以

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曲折四。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口鼻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

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曲折五。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藥鹿之與處緩狃之與居固自以其

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曲折六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繇是而稍進萬不一有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味味惟恐聞於人也曲折七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曲折八枯槁沉溺魁閎博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曲折始竟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第六段畢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一氣總收已上六段氣力最大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韓愈

氣最條達筆最曲折他人條達者最難曲折曲折者不復條達矣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

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述前起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又曲折又條達最要熟讀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又曲折又條達看他複寫上文不換一字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總勢急是總前一段情悲是總次一段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一矣字九字句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二矣字二十五字句大其聲而疾呼矣三矣字七字句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四矣字九字句四句四矣字生姿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兩將歎字一乎哉字趕出此句凡二行半作一氣讀最條達又曲折

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另出反覆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折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又條達又曲折讀之快意

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裳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一段說字

押。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一段平字押。說平字生委。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到底曲折無一直筆。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意所欲言而不得言者。忽然託筆周公。便乃無所不言。故通篇雖有兩大幅。而只是周公一大幅也。後寫復上宰相之萬萬不獲已。又是古今絕妙。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述周公為相下轉筆。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一皆已。九字句。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二皆已。十二字句。四海皆已無虞。三皆已。六字句。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寶貢。四皆已。十五字句。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五皆已。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六皆已。十七字句。風俗皆已敦厚。七皆已。六字句。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八皆已。十七字句。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九皆已。十四字句。○下。再轉筆。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文章如是。下。再轉筆。其

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哉。一豈復有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二豈復有哉。三豈復有哉。○下。再轉筆。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不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下。再轉筆。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文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哉。下。再轉筆。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凡費無數轉筆。說周公畢。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述閣下為相下轉筆。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

一豈盡。九字句。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二豈盡。十二字句。四海豈盡無虞。三豈盡。六字句。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寶貢。四豈盡。十五字句。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五豈盡。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六豈盡。十七字句。風俗豈盡敦厚。七豈盡。六字句。

字句。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八豈盡。十七字句。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九豈盡。十四字句。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十豈盡。二十七字句。十字句。上九豈盡。皆與前句字整對。獨添此兩豈盡。句與前異也。○此兩豈盡。亦非分外添出。即上三豈復有哉。變文耳。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此又不十分用轉筆。○說閣下舉下始入自復上書意。

愈之待命四

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闕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

舉下另作餘文。自解復上書之無可奈何。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

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

猶言故不必復上書也。

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

得不得上。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

能安也。

妙妙。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妙妙。又安得不復上。

數及門而不知止焉。蓋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

又另一句。

亦惟少垂察

焉。積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李翊書

韓愈

中間自說為文之甘苦淺深。其妙更不必論。只如前起之曲折之妙。後收之蕩漾之妙。皆筆墨之罕事也。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

曲折。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

曲折已上贊李。

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

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

曲折。

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曲折已上自謙。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

謂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

曲折。

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

耶。

詳問之。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

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竣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曲折。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

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

第一層。如是者亦有年。

看他鈞連而下。

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

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

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

第二層。

如是者亦有年。

看他又鈞連而下。

然後浩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第三層。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

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第四層。舉下乃快然自足之言。

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然後快然自足也。下又轉。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下又轉。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下又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論文至此不美。靈運生天矣。而有志乎古者希矣。曲折。志乎古必遺乎今。妙妙。吾誠樂而悲之。妙妙。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貶其可貶也。妙妙。問於愈者多矣。曲折。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妙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逐層曲折盡意又最輕舉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拳拳於俗。聲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一層。此一層。先說李公心事拳拳。超出俗輩。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

古人者於今忽有之。二層。此一層。忽借故人李協律作波瀾。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緣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三層。此一層。又借目盲作波瀾。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

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四層。此一層。又借目盲與天下人比對作波瀾。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

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五層。此一層。自叙能詩已上。皆叙李公。此始自叙也。使籍誠不以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六層。此一層。感謝。

與孟襄陽書 韓愈

前半幅。只是開開說成一段議論。或整或散。或對或不對。任筆自爲起盡。至側聞閣下後。方是兩段正文。一段先揚後抑。一段先抑後揚。因前幅既有議論。於是輕輕着筆便休也。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言下之人必如此。一扇。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言上之人必如此。一扇。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翻前扇。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翻後扇。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筆筆曲折。凡作無數曲折。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曲

折。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曲折。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曲折。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曲折。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曲

折。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一句斷定。下更作一曲折。其論始畢。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自起至此。只是一句話。却作如許多曲折。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妙將

上文半篇文字。只作閒話通過。側聞閣下。方入閣下。是第一段。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先揚。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後抑。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

不聞也。問得委婉。疑得風刺。只是從史記項羽贊脫出。愈雖不才。方入自己。是第二段。先抑。其自處不肯後於人。後揚。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應求之未得好。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應吾志未暇好。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龔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主則信乎命之窮也。此一行。收得甚悲壯。最與通篇稱。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上張僕射書 韓愈

前幅條暢後幅酣恣

九月一日愈再拜。通名。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更示故事十餘。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其中此一事不可。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不敢言先作小曲。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不得不言。下去皆暢言之也。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

不聞也。問得委婉。疑得風刺。只是從史記項羽贊脫出。愈雖不才。方入自己。是第二段。先抑。其自處不肯後於人。後揚。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應求之未得好。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應吾志未暇好。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龔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主則信乎命之窮也。此一行。收得甚悲壯。最與通篇稱。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下之事上。

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焉。是故為下者不獲

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

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

義而忘其君者。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推愈於執事也。可以此

言進。且作結束下去再說。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

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申已意。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

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

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五執事如此。筆酣墨恣。目中無人。又將曰。韓愈之識其

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三韓愈如此。筆酣墨恣。

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

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一執事云云而已耳。一韓愈云云而已耳。筆酣墨恣。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
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又落此。一落此。一落此。一落此。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收又連下四其字。總是筆酣墨恣。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此等文字。何曾是有。意必作如此章法。只是起手一行。偶然寫得見與不見。後遂因風帶火。不自覺筆筆入妙也。作文固以心空為第一矣。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先叙相見。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叙不相見。只平平而起。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

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忽開突兀二扇。每扇中有二小扇。一扇閣下。愈也。道不加修而

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一扇愈。始之以日隔之疏。二加

之以不專之望。二。以不與者之心。三。聽忌者之說。四。繇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總上兩大扇中小

四扇。繳過起一行。所謂平平者。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

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重起二扇。一扇退而喜。輕下不承。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

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一扇退而懼。重下獨承。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忽將後扇翻出。陳給事意思來。真是奇絕。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只此四語特莊甚。上俱以文為如戲也。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竅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

答李秀才書 韓愈

來書中意與答意。只後一行便了。看他前幅。憑空請一李元賓作敘述寒暄。可見文字曾無定態。意之所擬。筆即隨之。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一寫粗知。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二寫細知。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三寫未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四寫急見。今者辱惠書及文章。叙來書。觀其姓名。

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粗觀已下。方答來書中意也。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細觀已下。方答來書中意也。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來書中意。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婉曲接引。言不盡意。妙妙。愈頓首。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亦無頭。亦無尾。竟斗然寫一怪物。一氣直注而下。而其文愈曲。細分之。中間却果有無數曲折。而其勢愈直。此真奇筆怪墨也。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突然寫一怪物。第一段。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得水第二段。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不及水。第三段。然其窮困。不能自致乎水。為濱。類之笑者。蓋十八九矣。不能自致乎水。第四段。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有力者。第五段。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不肯乞憐。第六段。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有力者不知。第七段。今又有有

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為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又有一有力者。第八段奇奇怪怪。灣灣曲曲。應聲落。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又加此一段自作數落更妙。愈今者實有類於是。只用一句結歸自己。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爭臣論 韓愈 反覆辨駁之文。最貴是腴腴者。理足故也。不腴。則是徒逞口說也。此文不必多看其反覆辨駁處。須多看其腴處。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此數端實是陽城好處。必要先提出了。不然後來必是費筆周旋。非真或有是言也。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接口一句斷住。

在易盡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盡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

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無用而匪躬者。曠官之刺興。王臣而不事者。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盡上九曰。志可則也。蹇六二曰。終無尤也。上接口一句。用盡斷住。便再引經反覆。今

陽子實一匹夫。入事。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一折。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一折。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一折。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第一

且吾聞之。更端再起。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引。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省一句。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一折。陽子將為祿仕乎。此即前

所省之一句也。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

羊遂而已矣。引。看他添減孟子文字。成自己文字。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可乎哉。一折。第二斷。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昭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亦引書。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更端再起。愈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接

口一句斷住。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大聲如霹靂。使諫者耳。雙數日。

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一折。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一折。庶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償賞從諫如流之美。一折。庶

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一折。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敗之也。

第三斷。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更端再起。

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接口一句斷住。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達。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

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適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一折。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一折。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

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適乎哉。一折。第四斷。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亦引經。

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

以昭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又引。吾子其亦聞乎。更端再起。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接口斷住。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一折。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一折。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第五斷。

進學解 韓愈

其雄奇高渾。似較客難賓戲為過之。逐句逐段細細讀。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斗起奇文。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

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

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

不公。言未既。妙斗轉奇文。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頭先生口不絕

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一段。段段雄奇俊偉。紙排異端。攘黜佛老。補苴

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

有勞矣。一段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倍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三段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四段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尾先生曰吁子來前。又斗轉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欂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一喻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二喻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三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一引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二引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三結下轉正文今先生學雖勤而不餘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再轉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當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再轉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再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已

上進學正文舉下三行解也。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譽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獲麟解 韓愈

一篇只是一正一反再一正一反每段又自作曲折。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祥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不祥此是第一正一反此不祥是天下不知麟也非麟之咎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祥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不祥此是第二正一反此不祥真麟之罪也非天下之咎也嗚呼先生於出處之際為戒深矣。

原毀 韓愈

原毀乃始於責己者其實己則怠怠則忌忌則毀故原之必於此焉始並非寬套之論也此

文段段成扇。又寬轉。又緊峭。又平易。又古勁。最是學不得到之筆。而不知者乃謂易學。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勝空先寫古之君子一大扇作實。重以周故不怠輕以

約故人樂為善。段段成扇。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

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

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一扇中又成二扇。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

人也後世無及焉。段段成扇。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

乎。已上一小扇。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

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

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已上一小扇。今之君子則

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再寫今之君子一大扇作主。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段段成

扇。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

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一扇中又成二扇已上一小扇。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

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已上一小扇。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

尊己也。獨承後一扇。雖然急轉。為是者有本有原。意與忌之謂也。意者不能脩忌者畏人脩。方到

本題此為毀之根也。吾嘗試之矣。又將筆端展開。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

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一扇作實。○文法從戰國策或為齊獻書趙王偷來。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

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

於色矣。一扇作主。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

已。收住。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再收使通篇有加倍力。

諱辨。韓愈。

前幅。看其層疊扶疏而起。後幅。看其連環鉤股而下。只是以文為戲。以文為樂。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既自欲作辨便從自承認起。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爭名。曰賀父

名晉庸賀不得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不察輕輕只下四字。

名晉庸賀不得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不察輕輕只下四字。

名晉庸賀不得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不察輕輕只下四字。

便早定此案。下辨固餘文也。○和者轉更唱之也。

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作辨之由。看子與賀

句子字在賀字上，又賀不作辨，公作辨之由。

愈曰：然。

先用一然字接住，下方起。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

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

釋畢，是也。言釋者是也。

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

與蘆之類。

釋畢，是也。

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

上引律文，此入敘事。

為犯二名律乎？為犯

嫌名待乎？

賀父名進肅，律尚不偏諱，今賀父自名晉肅，律豈諱嫌名乎？以此是正辨畢已下，俱以文為戲，以文為樂。

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其辭甚戲，其旨甚辣。

夫諱始於何時？

提筆更端起。

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與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諱不諱，嫌名康王

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晉曾子不諱晉。

此引周公孔子，最似拉雜不整，不知其周公只是一句，孔子却是四句，蓋春秋為孔子之書，曾子為孔子之徒也。康王釗句，文只在春秋句中，所謂文章虛實緊省之法也。

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

又一機辨，妙辨雲

與。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

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乘機也。

又一機辨。

惟宦官官妾

特指出一項人。

乃不敢言諱

及機以為觸犯。

還他不察唱和緣故。

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要不察者細察也。已上拉雜擺擲而

下至此，又毅然反覆之。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

辭甚

婉，旨甚辣。

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

忽作嬌嬌餘文。

今世

之士，唱和。

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以文為戲，以文

為樂。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

忽然忘曾參，忽然帶曾參。

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

以

文為戲，以文為樂。

則是宦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以文為戲，以文為樂，不圖篇終

又作如此轉機數轉。

溫州府 印 卷之二